



深度

香港诗人淮远：叙事诗和即时诗最适合这个时代

以鲁迅來說，不要谈什么继承鲁迅精神，现在的创作者连学到鲁迅的一半也很困难了。

特约作者 崔舜华 发自台北 | 2019-11-09



诗人淮远。摄：Eason Lam/端传媒

见到香港诗人淮远，是在今年的台北诗歌节。他的诗利得像短匕，人瘦得像只笔。倚在咖啡店窗边，淮远半个身子消消溶进午后的光线，淡色衬衫配上清淡五官，教人不知该怎么想像，那么多异怪与暴烈便是从这样的人物体内涌出，妥贴收服了数十载文艺青年。然而，淮远自己也未尝不拥有一颗文青之心，他有严重的收藏癖，年少时偷书出了名，后来自己出了诗集，仅印不到两百本便绝迹；他的语言像刀，情绪又似火，火中熊熊烧炼着一颗光灿灿金心，迄今普照著这世间光怪，红尘陆离。



诗人淮远。摄：Eason Lam/端传媒

偷书人的江湖法则

195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在初长成人的过程必定躲避不了1960年代起涌入香港的西方思潮：反越战与嬉皮（Hippie）成为关键词，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击出时代节奏，左翼思想掳获青年之心。而一名出生于1950年代初的香港叛逆少年，浸身于六八学运的浪头，亲见过六七暴动的现场，这些没有让少年成为一名典型的左青，也许性情太孤傲，也许心智太敏感，正值高中生年纪的少年淮远所揣怀捧读的，并非《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而是一本本薄薄的诗选集。

“中学时，我喜欢读台湾诗人张默、洛夫、痖弦编选的诗，像《六十年代诗选》、《七十年代诗选》等等。我读书是比较杂乱的，东看西看，当年香港的国文课上，老师教我们读的都是旧文学，想要接触现代文学的话，九成都得去书店找书。”步入书店，淮远从此置身于一个新鲜的大千世界，“1970年代时，香港还有很多小本经营的楼上书店，主要出售中文书，我都看台湾出版的书，到了高中就爱上看国外的摄影集跟画册，而这一类的书只在辰冲书店（注：香港老牌英文书店）这种连锁书店才有，想要但没钱买呀，所以我高中就开始偷起书来。”

自言偷书颇具专业水准，偷的原则却颇有几分侠气：他从不偷小书店，只偷大书店，“跟现在比起来，以前香港到处都是穷孩子，我虽然喜欢看书，却真买不起，余光中、夏菁的诗集还可以从图书馆借，但我想要拥有更多的书，想要，就开始偷。”淮远正经地分析，偷书有实际的理由，也有不实际的原因，“实际的话就是需要书来读，不实际的原因则是偷书有一种麻痒的刺激感。”读培正中学时，被寄宿生活给闷坏了的淮远，随同学偷溜出校园，跑进百货公司偷进口罐头，回到宿舍互相炫耀自家战果，“坏习惯大概就是那时候养成的。”淮远笑笑。

换个角度想：少年偷书，其心必爱书，说起当年最常翻的书，除了诗集和小说，淮远乐乐地指出，在学校宿舍里，最常晚上不睡觉蒙著棉被偷偷翻阅的则是“小黄书”，其源颇有传统，是学长留给学弟、一代传一代而得来。但淮远推荐年轻读者必读者，则是鲁迅，“从文学水平和思想高度来看，不论是以前英属殖民地的香港，还是现在处于动荡时期的香港，

鲁迅的作品在任何时代都适合年轻人阅读。我个人比较偏爱《阿Q正传》，”淮远指指鼻子，“因为我觉得自己就很阿Q。”

那么，偷书的癖好是因何喊停的？“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之后，我发现香港的法令规定对于偷窃行为越来越不利，小孩子偷东西顶多会被骂一顿，但成年之后还偷窃就危险了，可能会被抓去关，加上我也开始工作赚钱，所以之后就自己买书，不再偷了。”偷书数载，这名雅贼是否曾失手过？或者，他心中有没有始终没得手的梦幻逸品？淮远很快地答——没有，“我是有收藏癖的人，玩具、陶瓷、袜子都是收藏品，书只是其中一种，只要我想，就偷得到，就算那本书又厚又重，也从未失手过。在高峰期，我家的藏书超过上千本，现在却不多于一个书柜，因为现在买书、读完了，就转手送给朋友。以前我一晚上可以读完一整本书，最近几年记性越来越不好，一本书今晚看几页，明晚看几页，结果前一天看的内容都忘光了，一直不断重新看起，所以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书了。”诗人此言，颇有断舍离的意味。



诗人淮远作品。摄：Eason Lam/端传媒

用笔磨刀锋

诗人痖弦有言，肥胖是诗人的耻辱。而淮远必定是远远地避免了这项羞耻的，他身材极瘦，瘦得像一只笔一把匕首，也像他的诗，像磨锐的刀锋铄铄地亮著利光，人与诗竟是出奇地一致，好比他在1987年自费出版的传奇性诗集《跳虱》中，这首同名短诗：

我看见一群跳虱攀附著风
风说我不想带著尘埃旅行。

风说得对
事实上跳虱和尘埃一样
但牠们说：

我们想你吹掉
我们身上的尘埃。

〈跳虱〉

又例如〈虾〉：

做一架铲泥车
不要做一只虾
铲泥车是坦白的
虾却不能捉摸。
一个人有权知道
别人张开双臂
是要来拥抱他
还是加以兜捕。

事实上，淮远早年屡获编辑赏识的作品主要是长诗，从人云颇有超现实主义意味的长诗，趋向《跳虱》中短刃般一笔见血的短诗，风格由魔魅转向极简。这样的转折，常有人说他

是受1970、1980年代活跃的剧作家邱刚健影响；但更精确地说，是受到邱刚健的翻译语言影响，而非直承邱诗。“有人说过我写短诗是因为被邱刚健影响，但其实不太对，1970年代中期，我与邱刚健都翻译了一些东欧的诗歌，东欧的诗作比较短，风格、语言比较简洁，当时我把自己翻译的诗与邱刚健的译本做比较，发现邱刚健翻得更好，这引导我开始去想像短诗的力量——如果一首诗用很短的字数可以写就、所表达的力量、意义与一首长诗相等，我们为何不写短诗？”

淮远说，诗是精炼的语言，他相信越精炼的文字可以表达越丰满的意义，不过对他而言，长与短之间并无隔阂，“我写长诗与短诗是同时进行的，我还是强调诗里的叙事元素，有些诗必须要完整地包含整个故事，这是短诗表达不来的。1990年代我移民去加拿大生活，写过一首〈拾鹿〉，全诗差不多一百行，可见得我还是有在写长诗的，只是用的语言比较直白些。”

张爱玲曾说，成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从这段话来看，淮远确实地符合了张爱玲的高标准——他从中三开始写诗，作品早早地发表在《蕉风》、《当代文艺》上；从《学生周报》开始启用淮远之名；中五时就成为当年颇具代表性的地下刊物《70年代双周刊》编辑。淮远的文学之路开始得非常早熟而响亮，“以前有人说我的长诗是超现实主义，但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超现实主义？年轻时我读余光中、夏菁，我相信这两位诗人对年轻写作者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后来我喜欢洛夫与商禽，他们也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淮远还透露，写长诗还有一项相当实际的考量，“我也考虑到稿费呀，当年《学生周报》的稿费是一行行地计算，写越长稿费越多，再来，一首长诗可以占据报纸的全版，好威风的！”



诗人淮远。摄：Eason Lam/端传媒

诗成为即战力的时代

成长于社会运动精神强烈的1960年代，中三时曾亲见六七暴动的现场，中五时出任《70年代双周刊》最年轻的编辑，年少时所生活的香港对淮远来说，犹如一座巨大的游戏场，少年于其中漫游放歌，在高楼丛林间寻找自我的落锚点。“六七暴动给我唯一的感受是危险，街上到处都是土制炸弹，但又觉得有趣，放学后去弥敦道看警察拆炸弹，年轻时不知道严重性，对与错的价值观还没建立起来，倒是加入《70年代双周刊》之后，思想、身体都有某种长大成熟的感觉。当时美国文化相当风行，我不喜欢上课，想法又偏激，可以说是个愤怒青年，这代表我也是反建制派的，直到《70年代双周刊》让我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反共思想等等，很接近我本来的想法。”

怀远回忆道，少年时所经验过的社会抗争主要有两项：1970年代在香港发生的中文运动与保钓运动，但当年的运动性质与如今的黄雨伞革命、反送中抗争有相当的差异，“为什么现在香港的年轻人参加抗争便视死如归？我认为最大的分别是切身感。争取保钓，比较像心怀浪漫的革命者，所争取的目标与实际切身利益是有距离的。但现在的香港年轻人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了，香港的经济也看不见未来，已经买不起房子了，若连自由和民主也失去的话，那就真正是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反送中运动，淮远的诗产量陡然暴涨，包括在抗争刚展开的六月所写下的〈记你老母颂（闻六一二大游行记者被警察推搡辱骂）〉、〈迟八日的悼诗——悼跳楼的黄袍抗争者〉，记抗争百日的〈百日哭〉，以及淮远个人脸书上，几乎以每日一首的频率，为抗争群众写诗，但早在1970年代，年轻的淮远便写下〈没有体育精神的人〉：

公证人叫预备

我们静待哨子的声言

我看见下面的海洋

被分为两截

一左一右

我们将落在中间

……

公证人一声哨子
我们跃下去
我看见每一层的窗
都敞开著
里面的人
都搁下了工作
.....

但这时候我忽然想到
我不该继续下去。
这并不是我认为
调剂一下紧张的都市生活
有甚么不对
.....

而是
即使我一马当先降落到终点
胜利的也不会是我
胜利将只属于主办人
和观众
连同那个
对我微笑的
女郎
.....

这篇篇幅颇长的诗作中，诗人设计了一场荒诞的跳楼比赛，借此指涉香港人的生存困局，以及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路可去（只能从高楼跃下）与无理可喻，“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产量很少的诗人，但因为反送中运动，我在网路（脸书）上产量爆发，写了很多以叙事为主轴的诗，在现今这个时代，大家在脸书写作或者即时发文，都有纪录社会现实的作用，我觉得这样的形式恰好可以记录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和所经历的事件，把被社会遗落的细节呈现出来，所以叙事诗和即时诗最是适合这个时代，力量甚至大过于抒情诗。”

淮远说，这一代的香港写作者能发挥的社会作用很有限，因为读者太少，文学场子太冷，“我想可能台湾的情况比较好些，香港的文学读者很少的，以鲁迅来说，不要谈甚么承继鲁迅精神，现在的创作者连学到鲁迅的一半也很困难了，鲁迅是超越时代的文人，可以影响好几世代的读者，但现在的写作者要影响当代都是个大难题。我们放眼中港台三地，香港对文学相对地最不重视，中国大陆则有审查机制，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是有限的，我认为台湾反而是最能发挥文学的社会影响力的地方。”

淮远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形容眼前香港所面临的现实，一样可以套用到写作者身上，“我想大家主要该写好各自的作品，努力地大胆地去发展自己，只要够勇敢、愿意发声，一定有人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但同时不该太在乎有多少人响应或按赞，总之，写就对了。”

poet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逝世科大学生手机最后上线为4日凌晨1时，最后信息可能为00:46
2. 科大学生坠楼疑云
3. 防暴警强攻中文大学两个半小时后撤退；网民发起各区示威“围魏救赵”，市面狼藉
4. 解构“福建帮”：从联谊乡亲到政治动员的铁军
5. “双十一”示威记录：示威延续至午夜，全日近百人送院，两人危殆
6. 华尔街日报：中国以美国式破产缓冲经济放缓压力
7. 与台湾断交七日内，我在索罗门群岛遇见的四个故事
8. 滥捕、棍打、延迟12小时送院？被捕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9. 若“勇武”失效，反修例运动应往何处去？
10. 白信：十九届四中全会，通向极权主义的治理“现代化”

编辑推荐

1. 防暴警强攻中文大学两个半小时后撤退；网民发起各区示威“围魏救赵”，市面狼藉
2. 若“勇武”失效，反修例运动应往何处去？
3. 北叙利亚战地手记：罗贾瓦，被入侵的乌托邦
4. 才废克什米尔自治，又燃族群冲突火种，莫迪想要一个怎样的印度？
5. 何韻詩：面对恐惧，站在风眼，却不被风带走
6. 社运父母开办Kids Club：为何乱世里我们要教孩子种田
7. 香港诗人淮远：叙事诗和即时诗最适合这个时代
8. 逝世科大学生手机最后上线为4日凌晨1时，最后信息可能为00:46

9. 专访香港学者李家翘、蔡俊威：超越“世界的香港”，回到“香港的香港”

10. 旧友谊，新领袖：撤出坦桑尼亚的中国投资客